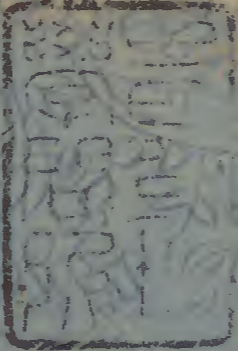


朱子文錄

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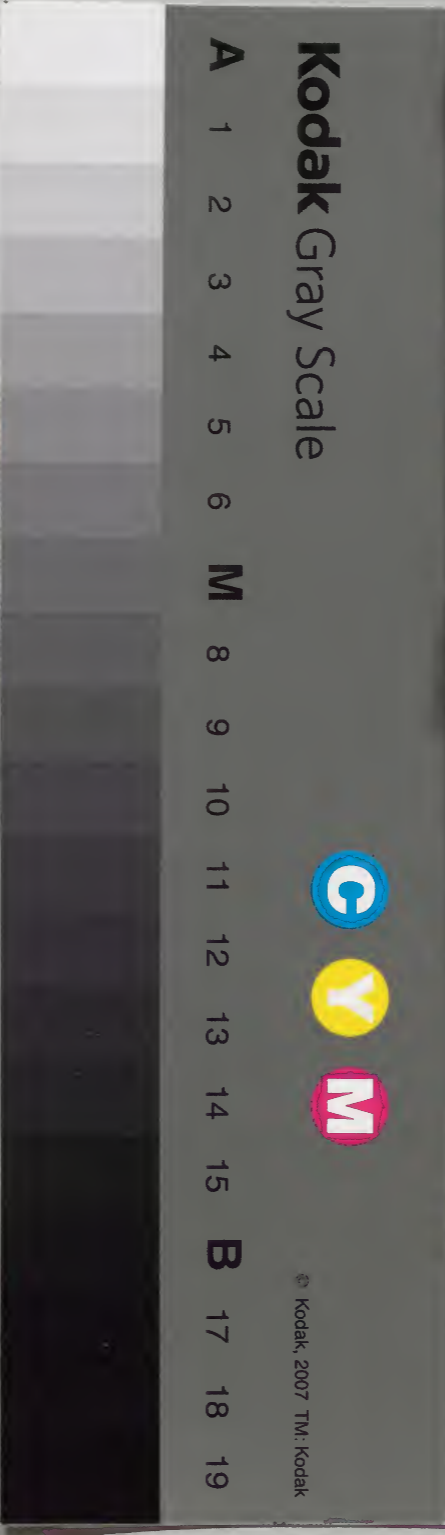
頁



			二	漢
		九	五	書
	一	一	一	門
四	〇	〇	〇	類
冊	架	函	號	

庫文閣內			
二		二	漢
九		五	書
八		一	
函		〇	
二	四	〇	
〇	冊	號	
架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510	
冊數	4 (4)		
函號	298	271	



朱子文錄

○ 答張欽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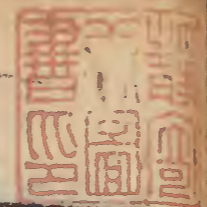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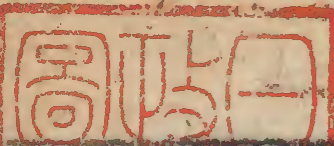
文集卷十四

淡草文庫

續

續

諸說例蒙印可而未發之旨又其樞要既無異論何慰如
之然比觀舊說那覺無甚細領因復體察得見此理須以
心為主而論之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皆有條而不紊矣
然人之一身知覺運用莫非心之所為則固所以主於身
而無動靜語默之間者也然方其靜也事物未至思慮未
萌而一性渾然道義全具其所謂中是乃心之所以為體
而寂然不動者也及其動也事物交至思慮萌焉則七情
迭用各有攸主其所謂和是乃心之所以為用感而遂通
者也然性之靜也而不能動情之動也而必有節焉是則



心之所以寂然感通周流貫徹而體用未始相離者也然
人有是心而或不仁則無以著此心之妙人雖欲仁而或
不欲則無以致求仁之功蓋心主乎一身而無動靜語默
之間是以君子之於敬亦無動靜語默而不用其力焉夫敬之
前是敬也固己主乎存養之實己發之際是敬也又常行
於省察之間方其存也思慮未萌而知覺不昧是則靜中
之動復之所以見天地之心也及其察也事物紛糾而品
節不盡是則動中之靜良之所以不獲其身不見其人也
有以主乎靜中之動是以寂而未嘗不感有以察乎動中
之靜是以感而未嘗不寂寂而嘗感感而嘗寂此心之所
以周流貫徹而無一息之不仁也然則君子之所以致中

敬

和而天地位萬物育者在此而已蓋主於身而無動靜語
默之間者心也仁則心之道而微則心之貞也此徹上徹
下之道聖學之本統明乎此則性情之德中和之妙可一
言而盡矣熹向來之說固未及此而來喻曲折雖多所發
明然於提綱振領處似亦有未盡又如所謂學者先須察
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蓋
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
待發而後察察而復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
識窳然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差千里之謬將有
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
人復是學荀子之學則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

後

可見矣。且如洒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不知學者何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觀矣。來教又謂動中涵靜，所謂復見天地之心，亦所未喻。熹前以復為靜中之動者，蓋觀卦象便自可見。而伊川先生之意似亦如此。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然此二字如佛之論，則誠有此患。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是可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蓋當此之時，則安靜而養乎此爾。固

非遠事，絕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來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遠易為敬，雖若完全，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復，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

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然上兩句得序似未甚安意謂
易而置之乃有可行之實不審尊意以為如何

答江彥謀

文集卷之十四

所論正蒙大旨則恐失之太容易爾夫道之極致物我固
為一矣然豈獨物我之間驗之蓋天地鬼神幽明隱顯本
末精粗無不通貫而為一也正蒙之旨誠不外是然聖賢
言之則已多矣正蒙之作復何為乎恐復反復研究其說
求其所以一者而合之於其所謂一者必銖銖而較之至
於鈞而必合寸寸而度之至於丈而不差然後為得也孟
子曰博學而詳說之將以反說約也正為是爾今學之未
博說之未詳而遽欲一言探其極致則是銖兩未分而臆

料鈞石分寸不辨而目計丈引不惟精粗二致大小殊觀
非所謂一以貫之者愚恐小差積而大謬生所謂鈞石丈
引者亦不得其真矣此躡等妄意之蔽世之有志於為己
之學而未知其方者其病每如此也明道先生行狀云先
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
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舍近而趨遠處下而窺
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此言至矣彥謀以為如何

答汪尚書

文集卷之十四

熹茲者累日待行得以親炙竊惟道德純備固非淺陋所
能窺測而於謙虛好問容受盡言之際尤竊有感焉蓋推
是心以徯將天下之善皆歸之其於任天下之重也何有

愚恐他日之事常人所不能任者閭下終不得而辭也是以不勝眷眷每以儒釋邪正之辨為說異或有助萬分而猶恐其未足於言也請復陳之幸垂聽焉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讀書講議率常以經易超絕不歷階梯為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略厭棄以為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莫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迥顧感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俟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既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懵然也則亦何以悟為哉又况俟之而未

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志分氣餒度歲月而依依取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寧煩毋略寧下毋高寧淺毋深寧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迫然超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畢察躊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為優劣然此一而被二此實而被虛則較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乎大中至正之規而與不及者亡以異也蓋大本既立準則自明此孟子所以知

言而詖淫邪道接於我者皆不能逃其鑑也。主於其心，害於其政，發於其言，於其事可不戒哉。可不懼哉。愚意如此，不識高明以為如何。如其可恥，幸少留意焉。既以自任，又以是為格，非定國之本。則斯言之發，庶不得罪於君子矣。或未中理，亦乞明賜誨諭，將復思而請益焉。固無嫌於聽納之不弘也。孤陋寡聞，企望之切。

◎◎ 迺和奏劄五

臣竊惟陛下以大有為之姿，奮大有為之志。即位之初，慷慨義憤，恭儉勤勞，務以內脩政事，外攘夷狄。汛掃陵廟，恢復土疆，為己任。如是者二十有七年于茲矣。而因循荏苒，日失歲亡，了無尺寸之效。可以仰酬聖志，下慰人望，不審

屈

陛下亦嘗中夜以思，而求其所以然之說耶。以為所任者非其人，則陛下之神明豈可謂所任盡非其人，以為所由者非其道，則陛下之仁聖豈可謂所由盡非其道。以為規模不定，則陛下之規模嘗定矣。以為志氣不立，則陛下之志氣嘗立矣。然且若是何耶。臣誠愚賤，竊為陛下惑之故，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閒蠶灌之中，虛明應物之地，所謂天理者有未純，所謂人欲者有未盡，而然歟。天理有未純，是以為善常不能充其量。人欲有未盡，是以除惡常不能去其根。為善而不能充其量，除惡而不能去其根，是以雖以一念之頃，而公私邪正是非得失之幾，未嘗不明分角立而交戰於其中。故所以體貌大臣者，非不厚，而便嬖側

媚之私顧得以深被腹心之寄所以寤寐豪英者非不切而柔邪庸繆之輩顧得以久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天下之公議正論而亦有時而不容非不欲聖天下之讒說殄行而亦未免於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之讎耻而或不免於畏怯苟安之計非不欲愛養生靈之財力而或未免於歎息愁怨之聲凡若此類不一而足是以所用雖不至盡非其人而亦不能盡得其人所由雖不至盡非其道而亦不能盡合其道規模蓋嘗小定而卒至於不定志氣蓋嘗小立而卒至於不立虛度歲月以至於今非獨不足以致治而或反足以召亂非獨不可以謀人而實不足以自守非獨天下之人為陛下惜之臣知陛下之心亦不能不以此

為恨也間者天啓聖心日新盛德奮發英斷整頓綱維蓋有意乎天理之純而入欲之盡矣然臣竊以其事觀之則猶恐其未免乎交戰之患也蓋詰傳寫漏洩文字之罪則便嬖側媚之流知所懼矣然而去者未遠而復還存者更進而愈盛則知陛下親寵此曹之意未衰也罷累年竊位盜權之姦則柔邪庸繆之黨知所懼矣然而希次補者襲其迹以僥倖而不訶當言責者懷其私以緘默而不問則知陛下委任此輩之意猶在也增置諫官斥遠邪佞則無聽之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可諫之端無窮則其或繼進而愈切未知陛下果能納而用之否也辨明誣枉慰撫孤直剔燭幽之明固有以異乎前日矣然造言之人無責

則其或捷出而益巧。未知陛下果能遠而絕之否也。謝却
傲使嘉獎壯圖。宜若可以勵苟安之志矣。而置將之權。旁
出奄寺軍政。敗壞士卒愁怨。則恐未有以待天下之變。振
廩蠲租。重禁科擾。宜若可以寬疲民之力矣。而監司不擇
守令。貪殘政煩。賦重元元。失職則恐未有以固邦之本。
即是數者而論之。則是所謂天理者。雖若小勝。而所謂人
欲者。終未盡除也。夫以陛下之神聖仁明。莅政之久。圖治
之切。宜其晏然高拱。以享功成治定之安久矣。而歲月逾
邁。四顧茫然。陰陽方爭。勝負未決。不知將復何日何時而
可以粗見聖治之成也。耶。聞之道路。比來士大夫之進說
者多矣。然不探其本。而徒指其末。不先其難。而姑就其易。

毛舉天下之細。故而不本於陛下之身。營營馳騁乎事為。
利害之末流。臣恐其未足以端出治之本。清應物之源。以
贊陛下正大宏遠之圖。而使天下之事悉如聖志之所欲
也。昔者舜禹孔顏之間。蓋嘗病此而講之矣。舜之戒禹曰。
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而必繼之曰。無
稽之言。勿聽。弗詢之謀。勿庸。謹乃有位。敬脩其可。願四海
困窮。天祿永終。孔子之告顏淵。既曰。克己復禮為仁。一日
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而又申之
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既告之以損
益。四代之禮樂。而又申之曰。放鄭聲。遠佞人。鄭聲淫。佞人
殆。嗚呼。此千聖相傳心法之要。其所以極夫天理之全。而

察乎入欲之盡者。可謂兼其本末巨細而舉之矣。兩漢以來非無願治之主。而莫克有志於此。是以雖或隨世以就功名。而終不得以與乎帝王之盛。其或恥為庸主。而思用力於此道。則又不免蔽於老子浮屠之說。靜則徒以虛無寂滅為樂。而不知有所謂實理之原。動則徒以應緣無礙為達。而不知有所謂善惡之機。是以日用之間。內外乖離。不相為用。而反以害於政事。蓋所謂千聖相傳心法之要者。於是不復講矣。臣愚不肖。竊願陛下。即今日之治效。沂而上之。以求其所以然之故。而於舜禹孔顏所授受者。少留意焉。自今以往。一念之萌。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理。耶。為人欲。耶。果天理也。則敬以擴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闕。果

人欲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知其為是而行。之則行之。惟恐其不力。而不當憂其力之過也。知其為非而去之。則去之。惟恐其不果。而不當憂其果之甚也。知其為賢而用之。則任之。惟恐其不專。聚之。惟恐其不衆。而不當憂其為黨也。知其為不肖而退之。則退之。惟恐其不速去之。惟恐其不盡。而不當憂其有偏也。如此則聖心洞然。中外融徹。無一毫之私欲。得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矧今祖宗光明盛大之業。付在陛下。將以傳之無窮。四海之內。所望於陛下者。不

但數世之仁而已。書曰：若藥不眩暝，疾不瘳，惟陛下深留聖志，痛自刻勵，而力行之。使萬世之後，猶可以為後聖法程。則宗社神靈，永有依託。萬方黎獻，永有歸徃。天下幸甚。天下幸甚。臣孤陋寡聞，學無所就。前此兩蒙賜對，所言大意，與此略同。辭不別白，指不分明。曾不足以上悟聖心。而陛下哀憐不忍，終棄使得復望清光。環視其中，無他所。有。輒繹舊聞，復以此進。僭妄狂率，罪當萬死。伏惟陛下財赦取進止。

己酉擬上封事

具位臣朱熹敢拜手稽首言曰：臣竊惟皇帝陛下有聰明睿智之姿，有孝友溫恭之德，有寬仁博愛之度，有神武不

殺之威。養德春宮垂二十年，一旦受命慈皇，親傳大寶。龍飛虎變，御極當天。凡在覆載之間，稍有血氣之屬，莫不並頭舉踵，觀德聽風。而臣適逢斯時，首家趣召，且辱賜對。得近日月之光，感幸之深，其敢無說以效愚忠之一二。蓋臣聞古之聖賢，窮理盡性，備道全德。其所施為，雖無不中於義理，然猶未嘗少有自足之心。是其平居所以操存省察，而致其懲忿窒慾，遷善改過之功者，固無一念之間斷。及其身之所履，有大變革，則又必因是而有以大警動於其心焉。所以謹初始而重自新也。伊尹之告太甲曰：今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又曰：今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之戒成王曰：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今天其命哲。

命吉凶命歷年知今我初服肆惟王其疾敬德蓋深以是而望於其君其意亦已切矣今者陛下自儲貳而履至尊由監撫而專聽斷其為身之變革孰有大於此者則凡所以警動其心而謹始自新者計已無所不用其極矣而臣之愚猶竊有懼焉者誠恐萬分有一所以警動自新之目或未悉舉則翼孽之萌將有作於眇綿之間出於防慮之外者是以輒忘疎賤而妄以平日私憂過計之所及者深為陛下籌之則若講學以正心若脩身以齊家若遠便嬖以近忠直若抑私忌以抗公道若明義理以絕神姦若擇師傅以輔皇儲若精選任以明體統若振綱紀以厲風俗若節財用以固邦本若脩政事以攘夷狄凡是十者皆陛下

下所當警動自新而不可一有闕焉者也臣不勝犬馬愛君憂國之誠輒敢事為之說而昧死以獻謹條其事如左其一所謂講學以正心者臣聞天下之事其本在於一人而一人之身其主在於一心故人主之心一正則天下之事無有不正人主之心一邪則天下之事無有不邪如表端而影直源濁而流汙其理有必然者是以古先哲王欲明其德於天下者莫不壹以正心為本然本心之善其體至微而利欲之攻不勝其衆嘗試驗之一日之間聲色臭味游衍馳驅土木之華貨利之殖雜進於前日新月盛其間心體湛然善端呈露之時蓋絕無而僅有也苟非講學之功有以開

明其心而不迷於是非邪正之所在又必信其理之在我而不可以復更離焉則亦何以得此心之正勝利欲之私而應事物無窮之變乎然所謂學則又有邪正之別焉味聖賢之言以求義理之當察古今之變以驗得失之幾而必反之身以踐其實者學之正也涉獵記誦而以雜博相高割裂裝綴而以華靡相勝反之身則無實措之事則無當者學之邪也學之正而心有不正者鮮矣學之邪而心有不正者亦鮮矣故講學雖所以爲正心之要而學之邪正其繫於所行之得失而不可不審者又如此易曰正其本萬事理差之毫釐繆以千里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

幸甚

其二所謂脩身以齊家者臣聞天下之本在國國之本在家故入主之家齊則天下無不治入主之家不齊則未有能治其天下者也是以三代之盛聖賢之君能脩其政者莫不本於齊家蓋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而夫婦之別嚴者家之齊也妻齊體於上妾接承於下而嫡庶之分定者家之齊也采有德戒聲色近嚴敬遠技能者家之齊也內言不出外言不入苞苴不達請謁不行者家之齊也然閨門之內忌常掩義是以雖以英雄之才尚有困於酒色溺於情愛而不能自克者苟非正心脩身動由禮義使之有以服

吾之德而畏吾之威則亦何以正其宮壺杜其請託
檢其姻戚而防禍亂之萌哉書曰牝雞之晨惟家之
索傳曰福之興莫不本乎室家道之衰莫不始乎禍
內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三所謂遠便嬖以近忠直者臣聞蓬生麻中不扶而
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故賈誼之言曰習與正人居
之不能無正猶生長於齊之地不能不齊言也習與
不正人居之不能無不正猶生長於楚之地不能不
楚言也是以古之聖賢欲脩身以治人者必遠便嬖
以近忠直蓋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薰蕕之不
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踈未有

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
則其見聞之益薰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
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
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
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薰染使人不自知覺
而與之俱化則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
者然則此輩其類不同蓋有本出下流不知禮義而
稍通文墨者亦有服儒衣冠叨竊科第而實全無行
檢者是皆國家之大賊人主之大蠹苟非心正身脩
有以灼見其情狀如臭惡之可惡則亦何以遠之而
求忠直之士望德業之成乎諸葛亮有言親賢臣遠

小人此先漢所以興隆也。親小人遠賢臣，此後漢所以傾頽也。先帝在時，每與臣論此事，未嘗不歎息痛恨於威靈也。本朝大儒程頤在元祐間，嘗進言於朝，以為人主當使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妾之時少，則可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此皆切至之言也。然後主不能用亮之言，故卒以黃皓陳祗而亡其國。元祐大臣亦不能自用頤說，故紹聖元符之禍至今言之猶可哀痛。前事不遠，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四所謂抑私恩以抗公道者。臣聞天無私覆，地無私載，日月無私照，故王者奉三無私以勞於天下，則兼臨博愛，廓然大公，而天下之人莫不心悅而誠服。儻於其間，復以新舊而為親疎，則其偏黨之情褊狹之度固已使人憫然有不服心，而其好惡取舍又必不能中於義理，而甚則至於沮謀敗國，妨德亂政，而其害有不可勝言者。蓋左右廝役，橫加官賞，官府僚屬例得褒遷，固不問前例之是非，而或者又不問其有無，此固舊事之失，而不可以不正。況今又有蚤懷姦心，預自憑結者，又將貪天之功以為己力，而不顧其仰累於聖德，妬賢嫉能，塞下蔽上，而不憂其有害於聖政也。苟不有以深抑私情，痛加屏絕，則何以明公道而服衆心。革宿弊而防後患，乎唐太宗之責龐相。

壽曰我昔為王為一府作主今為天子為四海作主
為四海作主不可偏與一府息澤若復令爾重位必
使為善者皆不用心正為此也又况有國家者當存
遠慮若漢高祖之戮丁公我太祖之薄王溥此其深
識雄斷皆可以為後聖法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
幸甚

其五所謂明義理以絕神姦者臣聞天有顯道厥類惟
彰作善者降之百祥作不善者降之百殃是以人之
禍福皆其自取未有不為善而以諂禱得福者也未
有不為惡而以守正得禍者也而况帝王之生實受
天命以為郊廟社稷神人之主苟能脩德行政康濟

兆民則災害之去何待於禳福祿之來何待於禱如
其反此則獲罪於天人怨神怒雖欲辟惡鬼以求真
人亦無所益又况先王制禮自天子以至於庶人報
本享親皆有常典牲器時日皆有常度明有禮樂幽
有鬼神一理貫通初無間隔苟禮之所不載即神之
所不享是以祭非其鬼即為淫祀淫祀無福經有明
文非固設此以禁之乃其理之自然不可得而易也
其或恍惚之間如有影響乃是心無所主妄有優疑
遂為巫祝妖人乘間投隙以逞其姦欺誑惑之術既
行則其為禍又將無所不至古今以此坐致亂亡者
何可勝數其監蓋亦非遠苟非致精學問以明性命

之理使此心洞然無所疑惑當有即有當無即無則亦何据以秉禮執法而絕妖妄之原乎先王之政執左道以亂政假鬼神以疑衆者皆必誅而不以聽其慮深矣然傳有之明於天地之性者不可惑以神怪明於萬物之情者不可罔以非類則其為妄蓋亦不甚難察惟聖明之留意則天下幸甚

其六所謂擇師傳以輔皇儲者臣聞賈誼作保傳傳其言有四天下之命繫於太子太子之善在於早喻教與選左右教得而左右正則太子正太子正而天下定矣此天下之至言萬世不可易之定論也至論所以教諭之方則必以孝仁禮義為本而其條目之前

則至於容貌詞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析皆有法度一有過失則史書之策宰撤其膳而又必有進善之旌誹謗之木敢諫之鼓謦詩史書工誦箴諫士傳民語必使至於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其選左右之法則有三公之尊有三少之親有道有充有彌有承上之必得周公太公召公史佚之流乃勝其任下之猶必取於孝弟博聞有道術者不幸一有邪人廁乎其間則必逐而去之是以太子朝夕所與居處出入左右前後無非正人而未嘗見一惡行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當誼之時固已病於此法之不備然

考孝昭之詔則猶知誦習誼之所言而有以不忘乎
 先王之意降而及於近世則帝王所以教子之法益
 踈畧其蓋其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立而未嘗
 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詞氣衣服器用則雖
 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負而無保傳
 之嚴講讀備禮而無歲規之益至於朝夕所與出入
 居處而親密無間者則不過宦官近習埽除趨走之
 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
 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
 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踈略如此是猶家
 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

也豈不危哉詩曰豐水有芑武王豈不仕貽厥孫謀
 以燕翼子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七所謂精選任以明體統者臣聞人主以論相為職
 宰相以正君為職二者各得其職然後體統正而朝
 廷尊天下之政必出於一而無多門之弊苟當論相
 者求其過已而不求其正己取其可愛而不取其可
 畏則人主失其職矣當正君者不以獻可替否為事
 而以趨和承意為能不以經世宰物為心而以容身
 固寵為術則宰相失其職矣二者交失其職是以體
 統不正綱紀不立而左右近習皆得以竊弄威權賣
 官鬻獄使政體日亂國勢日卑雖有非常之禍伏於

冥冥之中而上恬下嬉亦莫知以為慮者是可不察
其所以然者而反之以汰其所已用而審其所將用
者乎選之以其能正己而可畏則必有以得自重之
士而吾所以任之不得不重任之既重則彼得以盡
其獻可替否之志而行其經世宰物之心而又公選
天下直諫敢言之士使為臺諫給舍以參其議論使
吾腹心耳目之寄常在於賢士大夫而不在於群小
陟罰臧否之柄常在於廊廟而不出於私門如此而
主威不立國勢不疆網維不舉刑政不清民力不裕
軍政不脩者臣不信也書曰成王畏相語曰和臣不
忠且以唐太宗之聰明英特號為身兼將相然猶必

使天下之事關由宰相審熟便安然後施行蓋謂理
勢之當然有不可得而易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
下幸甚

其八所謂振綱紀以厲風俗者臣聞四海之廣兆民至
衆人各有意欲行其私而善為治者乃能總攝而整
齊之使之各循其理而莫敢不如吾志之所欲者則
以先有綱紀以持之於上而後有風俗以驅之於下
也何謂綱紀辨賢否以定上下之分核功罪以公賞罰
之施也何謂風俗使人皆知善之可慕而必為皆知
不善之可羞而必去也然綱紀之所以振則以宰執
秉持而不敢失臺諫補察而無所私人主又以其大

公至正之心恭已於上而照臨之是以賢者必上不肖者必下有功者必賞有罪者必刑而萬事之統無所闕也綱紀既振則天下之人自將各自矜奮更相勸勉以去惡而從善蓋不待黜陟刑賞一一加於其身而禮義之風庶耻之俗已丕變矣惟至公之道不行於上是以宰執臺諫有不得人黜陟刑賞多出私意而天下之俗遂至於靡然不知名節行檢之可貴而唯阿諛軟熟奔競交結之為務一有端言正色於其間則群譏衆排必使無所容於斯世而後已此其形勢如將傾之屋輪輿丹雘雖未覺其有變於外而材木之心已皆蠹朽腐爛而不可復支持矣苟非斷

自聖志洒濯其心而有以大警敕之使小大之臣各舉其職以明黜陟以信刑賞則何以振已頹之綱紀而厲已壞之風俗乎管子曰禮義廉耻是謂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賈誼嘗為漢文誦之而曰使管子而愚人也則可使管子而少知治體是豈可不為寒心也哉二子之言明白深切非虛語者惟聖明之留意焉則天下幸甚

其九所謂節財用以固邦本者臣聞先聖之言治國而有節用愛人之說蓋國家財用皆出於民如有不節而用度有闕則橫賦暴斂必將有及於民者雖有愛人之心而民不被其澤矣是以將愛人者必先節用

此不易之理也國家承五季之弊祖宗創業之初日
 不暇給未及大為經制故其所以取於民者比之前
 代已為過厚重以熙寧變法頗有增加而建炎以來
 地削兵多權宜科須又復數倍供輸日久民力已殫
 而閒者諸路上供多入內帑是致戶部經費不足遂
 廢祖宗破分之法而上供歲額必取十分登足而後
 已期限迫促科責嚴峻監司州縣更相督迫唯務自
 寬已責何暇更察民情捶撻號呼有使人不忍聞者
 而州縣歲入多作上供起發則又於額外巧作名色
 寅緣刻剥此民力之所以大窮也計其所以至此雖
 云多是贍軍然內自京師外達郡邑上自宮禁下至
 胥徒無名浮費亦豈無可省者竊計若能還內帑之
 入於版曹復破分之法於諸路然後大計中外冗費
 之可省者悉從廢罷則亦豈不能有所濟而又擇
 將帥核軍籍汰浮食廣屯田因時制宜大為分別則
 供軍不費之費庶幾亦可減節而民力之寬於是始
 可議矣此其事體至大而綱目叢細類非一言之可
 盡今亦未暇盡為陛下言之惟聖明留意其本如上
 八者而後圖之則天下幸甚

甲寅擬上封事

五月二十六日朝散郎祕閣修撰權叢遣潭州軍州事兼
 管內勸農營田事主管荆湖南路安撫司公事馬步軍都

總官借紫臣朱熹謹昧死百拜上疏皇帝陛下臣近者竊聞陛下過宮一事多有論諫未蒙採納屢降指揮尋復寢罷觀聽惶惑傳聞駭異如臣孤賤疎遠竊伏草茅不聞外廷末議初不敢妄有開說塵瀆聖聰特以今此蒙恩起當藩屏之位靜思所職上關國體若朝廷正綱紀立王德修人心悅則守土之臣雖極駑鈍尚可憑藉咸靈勉自驅策以稱任使儻根本動搖腹心蠱壞大勢傾壓無復可為則中外之臣雖有奇材遠略亦無所施况如迂愚雖欲捐軀報國亦何所用其力哉是以不能自己有不吝不為陛下言者然臣所讀者不過孝經語孟六經之書所學者不過堯舜周孔之道所知者不過三代兩漢以來治亂得失之

故所講明有不過仁義禮樂天理人欲之辨所遵守者又不過國家之條法考其歸趣無非欲為臣者忠為子者孝而已今者取此以為言則在廷之臣言之悉矣陛下聽之亦熟矣捨此以為言則自古天下國家未有可以外此而為治者臣今亦不敢廣引前言備禮上疏以鈞敢言之名而歸過於陛下請獨以父子天性之說為陛下流涕而陳之臣聞人之所以有此身者受形於母而資始於父雖有疆暴之人見子則憐至於襁褓之兒見父則笑果何為而然哉初無所為而然此父子之道所以為天性而不可解也然父子之間或有不盡其道者是豈為父而天性有不足於慈亦豈為子而天性有不足於孝者哉人心本明天

理素具但爲物欲所昏利害所蔽故小則傷恩害義而不
可開大則滅天亂倫而不可扶假如或好飲酒或好貨財
或好聲色或好便安如此之類皆物欲也清明之地物欲
昏之則父或忘其為慈子或忘其為孝然後造為譎罵者
指疑似以爲真實指毫髮以爲丘山譎之於其父則使施
之於其子者不無少過譎之於其子則使施之於其父者
寢失其常然後巧為利害之說以劫之蓋謂如此則必受
其利不如此則必蹈其害利害既有以蔽其心此心日益
猜疑今日猜疑明日猜疑猜疑不已子一舉足而得罪於
其父父一出言而取怨於其子父子之情壞而禍亂作矣
試於暇時或於中夜或於觀書之際或於靜坐之頃捐去

物欲之私盡祛利害之蔽默觀此心之本然則父子之間
固未嘗不慈且孝也臣竊觀陛下天資仁孝初政清明進
退人才動合公論一言之善天下誦之豈獨於天性至親
反用其薄况備物之養無大虧闕政事之間無大更革過
宮定省本非難行猶豫遲回動踰時月亦獨何也無乃事
起於纖微情阻於踈闊方間隙之將萌群臣不能拔之於
早及形迹既著又不能察陛下事親之本心且無以和陛
下父子之情往往語言拙直援引過當其心雖忠於陛下
而不足以感悟陛下之聽徒以激怒陛下故近日臨欲過
宮而復輟者陛下未必不曰身為萬乘之主乃不得一事
自由乎故不肯屈獨斷之權爲群論所迫耳而陛下父子

之情所以至此者臣竊料陛下即位之初便有姦人造為
邪說離間陛下之父子如一飲宴之失壽皇慮陛下或怠
於為政一言動之慾壽皇憂陛下或至於成疾此皆愛陛
下之至功故或形於言而不自以為嫌其意惟欲陛下遷
善改過正心脩身以奉天地以承祖宗為有宋萬年無疆
之休而已曷嘗有纖芥忿恨如後井塗廩之意哉而姦人
因之造為危語徃來間諜以誤聖聽不唯使陛下之身常
懷疑懼而使陛下之宮中亦皆嚴憚重華而不敢親近日
遠月疎間隙愈大天下之人但見壽皇慈覆天下而於陛
下為尤篤陛下所以事壽皇者乃不以孝聞而以失禮聞
又不知其為羣小之姦而直以為陛下之失銜談巷議偶

語族談至有臣子所不敢聽者臣恐不惟如此一旦上帝
震怒匹夫流言草野僭亂將仗義而起夷狄外侮興問罪
之師當是時六軍之情能使之親附乎萬姓之心能使之
固結而不解乎讓邪之人雖復嚮而食之其能有及於國
家之敗乎如臣之愚雖百千輩咸欲粉身赤族為陛下死
其能有補於社稷之存亡乎又聞壽皇聖躬比者小愆和
豫雖未必因此而天下後世寧不曰意念鬱鬱而至此乎
夫事固有失於毫釐之間而遂至於不勝悔者臣子之所
不忍言而忠於事君者亦不敢隱也昔漢文帝從淮南王
少失思慮而尺布斗粟之謠終身病之夫以兄而不能容
其弟雖賢主不敢自恕其過也况以天下之大而不能容

其父乎為今之計先遣大臣謝罪於重華次發明詔告諭
在廷言前日之所以不能無疑者以讒邪惑亂之故誅此
姦人以謝天下屏斥餘黨還始初之清明即日駕過重華
問安侍膳以盡父子之驩如此則天下歌舞四夷尊仰書
之信史以為美談又危而安特在陛下反覆手之間耳今
愛陛下之切者中官也嘉邨也忠陛下之至者二三大臣
也願出臣章與之參訂必有以知臣之惓惓於君父而其
言雖陋實宗社之至計也限守遠郡無由請對而忠憤所
激不能自己是以冒死拜疏痛哭流涕而極言之唯陛下
赦其狂瞽臣冒犯天威無任震懼殞越之至臣熹昧死百
拜

論災異劄子

臣竊聞今月五日夜漏方下五六刻間都城之內忽有黑
烟四塞草氣襲人咫尺之間不辨人物者於面目皆為沙
土臣雖不曾親見然親舊相訪見之者多驗之數人其說
如一決非虛妄臣竊思惟間者以來災異數見秋冬雷雹
苦雨傷稼山摧地陷無所不有皆為陰盛陽微之證陛下
雖嘗下責躬之詔出敢諫之令而天心未豫復有此恠亦
為陰聚包陽不和而散之象臣竊懼焉而恐其未有敢以
聞於聖聽者也蓋嘗聞之商中宗時有桑穀並生于朝一
暮大拱中宗能用巫咸之言恐懼修德不敢荒寧而高道
復興享國長久至于七十有五年高宗祭于成湯之廟有

飛雉升鼎耳而鳴高宗能用祖己之言克正厥事不敢荒
寧而商用嘉靖享國亦久至于五十有九年古之聖王遇
災而懼修德正事故能變災為祥其效如此伏願陛下視
以為法克己自新蚤夜思省舉心動念出言行事之際常
若皇天上帝臨之在上宗社神靈守之在旁慄慄然不復
敢使一豪私意萌於其間以煩譴告而又申救中外大小
之臣同寅協恭日夕謀議以求天意之所在而交修焉則
庶乎災害日去而福祿日來矣臣不勝惓惓愛君憂國之
至

荅廖子晦

文集四十五

為政以寬為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

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
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為本耳及其施之於故事便須有
網紀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
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頽弊不舉之處人之蒙惠於我者亦
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
以寬為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為主而周子反
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哇淫非古
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如其不然
則雖有愛人之心而事無統紀緩急先後可否與奪之權
皆不在已於是奸豪得志而善良之民又不破其澤矣此
事利害只在目前不必引書傳考古今然後知也但為政

必有規矩使姦民猶吏不得行其私然後刑罰可省賦斂可薄所謂以寬為本體仁長人孰有大於此者乎

與臺端書

久集二十六

熹未見顏色比輒妄以名姓自通方以僭瀆自咎乃蒙教答又枉手帖之誨降屈威重謀及踈遠此古人之事而執事者行之甚盛甚盛願熹之愚不足以當之然敢無詞以對蓋嘗竊謂欲起膏肓之疾者必攻其受病之處而其功用之緩速制藥之寒溫又有不可以頃刻毫釐差者今天下之病在膏肓者久矣夫人而能知之夫人而欲言之顧以不當其任則雖欲一效其技而無所施耳乃者天子以執事有廉靖貞孤之操擢真諫垣納用真言屏去姦惡皆

所謂膏肓之餘證海內有志之士知上之心蓋已深悟隱疾之在躬而欲假執事之藥以去之也又知執事之心所以姑從事於此者蓋亦以為之乖耳其必將有以譴之則夫所謂病本者可去無疑也然而側聽累月未有所聞則又懼夫二豎子者知良醫之傷己而先為術以去之以是憂疑不知所定尚幸聖心堅定不入其言而又進執事於臺端之重是必君臣之間已有一定之計足以少慰士大夫心然熹之愚竊獨私憂過計意夫姦賊窺見端倪則其所以自為謀者必將愈深愈切而有先執事以發其機者不審執事何以處之蓋伐木而剪其技葉不若斧其根壅水而捍其波不若塞其源鳴金鼓耀戈甲而噪呼以逐虎

不若乘其方睡而斃之之速也。今執事則既撼而覺之矣。又猶欲緩視徐趨以當其熯怒決裂之勢。熹竊為執事者危之也。然此等小人有生以來自朝至暮無非罪惡不可彈數。且又人主素以倡優孛僕畜之。初不責其名檢。而間者議臣乃復挾搯苛細而一一以陳之。其不納則宜矣。唯其日侍燕閒。逢迎縱使。人主之心恬於逸欲。而法家拂士之言不得以進。狃於卑近。而正大久遠之計不得以聞。賄賂公行。姦邪堵立。蓋凡所以為天下國家之綱紀者。日傾月壞。而上下相蒙。莫敢以告。是則此一二人之罪。所以通於天。而深為今日膏肓之病者。執事誠能聲此為罪。揚于王庭。深贊聖主去邪勿疑之志。又引同列之賢。合謀

并力以決去之。則天下膏肓之病者。庶幾其可去矣。大平萬歲。熹雖不武。尚能為執事誦之。不識執事亦有意乎。熹比因三月九日指揮已略為明主言之矣。顧踈賤之言未足取信。而或以取矣。謹已束裝。恭俟嚴譴。惟執事者毋以為戒。而亟深圖之。則天下幸甚。亟遺此人。專此布臬。交淺言深。分踈禮簡。蓋區區之心。深以古人之事望於執事。而不復以世俗之常態自擬。伏惟深察。然此書也。一讀焉而采其意。然後削而投之火中。不足為外人道也。引領臺寺。不勝拳拳。

與留丞相書

文集二十八卷二十九

熹竊以孟夏漸熱。伏惟丞相國公鈞候起居萬福。熹遠守

今
偏城日荷臨庇。昨以哭子悲傷私計。不便干冒威嚴。已深
震悚。而前此人還蒙賜手教。存撫甚至。且有憐其久處瘴
鄉之意。伏讀反側不知所為。熹去歲之病。乃是宿疾發動。
即非染瘴。不知趙即何故。乃今具稟。致煩軫念。陶鎔及此。
千萬幸甚。○熹又蒙垂諭。深以士大夫之朋黨為患。此古
合之通病。誠上之人所當疾也。然熹嘗竊謂。朋黨之禍。止
於縉紳。而古之惡朋黨而欲去之者。往往至於亡人之國。
蓋不察其賢否忠邪。而惟黨之務去。則彼小人之巧於自
謀者。必將有以自蓋其迹。而君子恃其公心直道。無所迴
互。往往反為所擠。而目以為黨。漢唐紹聖之已事。今未遠
也。熹雖至愚。伏讀丞相所賜之書。知丞相愛君憂國之心。

無一言一字不出於至誠惻怛。此天下之賢人君子所以
相率而願附於下風也。而未能不以朋黨為慮。熹恐丞相
或未深以天下之賢否忠邪為己任。是以上之所以告于
君者。未能使之判然不疑於君子小人之分。下之所以行
於進退予奪者。未能有以服天下之心。慰天下之望。而陰
邪讒賊常若及有侵凌干犯之勢。丞相又慮此身自陷於
君子之黨。而使彼之蓄憾久而為禍深也。又稍故為迷亂
昏錯之態。以調柔之。反使之氣豪意健。旁若無人。敢於干
祿之章。肆為誣善之語。而朝廷亦不之問也。夫杜門自愛。
孤立無朋者。此一介之行也。延納賢能。黜退姦險。合天下
之人以濟天下之事者。宰相之職也。奚必以無黨者為是。

而有黨者為非哉。夫以丞相今日之所處。無黨則無黨矣。而使小人之道日長。君子之道日消。天下之慮將有不可勝言者。則丞相安得辭其責哉。熹不勝愚者之慮。願丞相先以分別賢否忠邪為己任。其果賢且忠邪。則顯然進之。惟恐其黨之不眾。而無與共圖天下之事也。其果姦且邪耶。則顯然黜之。惟恐其去之不盡。而有以害吾用賢之功也。不惟不疾君子之為黨。而不憚以身為之黨。不惟不憚以身為之黨。是又將引其君以為黨。而不憚也。如此則天下之事。其庶幾乎前年逐一諫官。去年逐一御史。近聞又逐一諫官矣。上下不交。而天下將至於無邦。丞相不此之慮。而慮士大夫之為黨。其亦誤矣。熹雖荷知獎。而未遂掃

與黃樞密書 文集二十四

門之願。願蒙出語之勤。似不為無可取者。是以輒空冒臆。少荅恩顧。不自知其狂且妄也。干冒威尊。俯伏震懼。伏惟寬容。有以裁之。瞻望黃閣。無由趨拜。敢冀上為國家信保。崇重。熹不勝下情千萬懇禱之至。

竊聞虜酋隕命。種人遁走。淮北遺民。悉降我師。此蓋天命眷顧。宗廟社稷。靈之廓清。中原以全。付畀莫大之慶。海內同之。然熹之愚慮。獨不勝私憂。過計。敢以布于下執事。蓋自戊午講和。以至于今二十餘年。朝政不綱。兵備已廢。國勢衰弱。內外空虛。近歲以來。天啓聖心。稍加振理。始復漸有條緒。然宿弊已深。非得同心同德之臣。素為海內所屬。

望者為之輔佐進賢退奸修滯補弊要之以盡而持之以
久使其勢翕然而大變則未可以有為也前日不量事勢
亟下親征之詔則既失之易矣然理直言順庶幾有成事
同發機有進無退而曠日引月不聞進發之期任國政者
不聞有寇忠愍之謀典宿微者不聞有高烈武之請使諸
將惰心六軍解體虜騎橫突深入兩淮兵少而敵益強事
急而糧已匱於是戒嚴未及兩月而募兵科借之禍已及
民矣向非天佑皇家降罰于彼則勝負之決蓋未可知今
日之事其不可謂諸公謀於廟堂之效群帥攻城野戰之
功亦已明矣愚謂正宜君臣相戒兢慎祇肅改圖柄任益
修政理以答揚上天眷顧之命不宜坐虞鄰國之難以幸

以
為利而遽自以為安也抑今中原之地幅員萬里虜人奔
走震駭之餘力未能爭朝廷坐視而不取則非計取之則
功緒廣而勞費多此正安危得失之機差之毫釐謬而十
里不可以不審也熹竊以為必能因其人以守因其糧以
食使東南之力不困然後根本固而不搖必有以大慰其
來蘇之望而深結其同濟之心使西北之情益堅然後藩
籬密而可恃必使虜人他日痛定力全之後不能復窺吾
廬龍之塞然後朝謁陵廟還反舊京之事乃可言也不知
今日朝廷之上侍從之列誰為能辨此者獨舊人之賢起
而未用者一二公使之出則重於今日視師之人授之政
則賢於今日秉鈞之士獨恐朝廷終不聽用則無如之何

耳。失今不早爲計，虜人士馬精強，固未有損。今茲所失，猶完顏亮一夫耳。萬一旬月之間，復悉其衆，挾其喪君之耻，以來修怨于我，不知朝廷之議，復以何計禦之？歛民則民憔悴而不堪募兵，則兵脆弱而無用。將據中原而與之爭，則形勢未習，將棄中原而守淮泗，則恢復無期。不知議者何以處此？苟處之未審，而曰姑又以待天幸之來，則非愚之所敢知者。是以私憂過計，夙夜拳拳而不能已也。顧衰病之餘，氣短辭拙，不能言利害之實。然其大要，不遠是矣。閣下以道學履踐，致身廟堂，在諸公間，最有人望。故熹敢以此言進，觸冒尊威，皇恐無地，狂妄之罪，惟左右者裁之。

與陳侍郎書

二十四

昨者伏蒙還賜手書，慰藉甚厚，拜領感激，不知所言而奉祠冒昧之請。又蒙台慈，引重再三，卒以得其所，欲所示堂帖，謹以祗受，仰荷恩眷，尤不敢忘，而不知所以報也。蓋熹賦性朴愚，惟知自守，間一發口，柄鑿頓乖，度終未能有以自振於當世，退守丘園，坐待溝壑而已。今以閣下之力，得窈廩假，以供菽水之養，其為私幸亦已大矣。顧於義分，猶有僥冒之嫌，而閣下推輓之初，心猶以為不至於此。此則豈熹所敢聞哉？又蒙垂喻今日之事，慨然有憂憂乎其難哉之歎，且承任職以來，屢有建白去處之義，自處甚明，熹也。雖未獲與聞其詳，然有以見賢人君子立乎人之本朝，未嘗一日而忘天下之憂，亦不肯以一日居其位而曠其

職蓋如此然猶不鄙迂愚踈賤之人而語之及此其意豈徒然哉熹誠不足以奉承教令然竊不自勝其慕用之私是以忘其不佞而試效一言焉執事者其亦聽之熹嘗謂天下之事有本有末正其本者雖若迂緩而實易為力其末者雖若切至而實難為功是以昔之善論事者必深明夫本末之所在而先正其本本正則末之不治非所憂矣且以今日天下之事論之上則天心未豫而饑饉存臻下則民力已殫而賦歛方急盜賊四起人心動搖將一二以究其弊而求所以為圖回之術則豈可以勝言哉然語其大患之本則固有在矣蓋講和之計決而三綱頽萬事隳獨斷之言進而主意驕於上國是之說行而公論鬱於

下此三者皆大患之本也然為是說者苟不乘乎人主心術之蔽則亦無自而入也此熹所以於前日之書不暇及他而深以夫格君心之非者有望於明公蓋是三說者不破則天下之事無可為之理而君心不正則是三說者又豈有可破之理哉不審閣下前日之論其亦嘗及是乎抑又有大於此者而山野之町不聞不知者乎閣下誠得其本而論之則天下之事一舉而歸之於正殆無難者而吾之去就亦易以決矣熹竊不自勝其憤懣之積請復得以詳言之夫沮國家恢復之大計者講和之說也壞邊陲備禦之常規者講和之說也內拂吾民忠義之心而外絕故國來蘇之望者講和之說也苟違目前宵旰之憂而養成

異日宴安之毒者亦講和之說也此其為禍固已不可勝言而議者言之固已詳矣若熹之所言則又有大於此者蓋以祖宗之讎萬世臣子之所必報而不忘者苟曰力未足以報則姑為自守之計而蓄憾積怒以有待焉猶之可也今也進不能攻退不能守顧為卑辭厚禮以乞憐於仇讎之戎狄幸而得之則又君臣相慶而肆然以令於天下曰凡前日之薄物細故吾既捐之矣欣欣焉無復毫分忍痛含冤迫不得已之言以存天下之防者嗚呼孰有大於祖宗陵廟之讎者而忍以薄物細故捐之哉夫君臣之義父子之恩天理民彝之大有國有家者所以維繫民心紀綱政事本根之要也今所以造端建極者如此所以發彌

施令者如此而欲人心固結於我而不離庶事始終有條而不紊此亦不待智者而凜然以寒心矣而為此說者之徒懼夫公論之沸騰而上心之或悟也則又相與作為獨斷之說傳會經訓文致姦言以深中人主之所欲而陰以自託其私焉本其為說雖原於講和之一言然其為禍則又不止於講和之一事而已是蓋將重悞吾君使之傲然自聖上不畏皇天之譴告下不畏公論之是非挾其雷霆之威萬鈞之重以肆於民上而莫之敢撓者必此之由也嗚呼其亦不仁也哉甚於作俑者矣仁人君子其可以坐視其然而恬然不為之一言以正之乎此則既然矣而旬日之間又有造為國是之說以應之者其欺天罔人包蔽

險隱抑又甚焉。主上既可其奏而群公亦不聞有以為不然者。熹請有以詰之。夫所謂國是者。豈不謂夫順天理合人心而天下之所同是者耶。誠天下之所同是也。則雖無尺地一民之柄。而天下莫得以為非。况有天下之利勢者哉。惟其不合乎天下之所同是。而強欲天下之是之也。故必懸賞以誘之。嚴刑以督之。然後僅足以劫制士夫不齊之口。而天下之真是非。則有終不可誣者矣。不識今日之所為。若和議之比。果順乎天理否耶。合乎人心否耶。誠順天理合人心。則固天下之所同是也。異論何自以生乎。若猶未也。而欲主其偏見。濟其私心。強為之名。號曰國是。使人主之威。以戰天下萬古一辭之公論。吾恐古人所謂德

惟一者。似不如是。而子思所稱。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者。不幸而近之矣。昔在熙寧之初。王安石之徒。嘗為此論矣。其後章惇蔡京之徒。又從而紹述之。前後五十餘年之間。士大夫出而議於朝。退而語乎家。一言之不合乎此。則指以為邦朋邦誣。而以四凶之罪隨之。蓋近世主張國是之嚴。凜乎其不可犯。未有過於斯時者。而卒以公論不行。馴致大禍。其遺毒餘烈。至今未已。夫豈國是之不定。而然哉。惟其所是者。非天下之真是。而守之太過。是以上下相徇。直言不聞。卒以至於危亡而不悟也。傳曰。差之毫釐。謬以千里。况所差非特毫釐哉。嗚呼。其可畏也已。奈何其又欲以是重悞吾君使之。尋亂亡之轍跡。而躬駕以隨之也。

嗚呼此三說者其為今日大患之本明矣然所以破其說者則又不在于此特在乎格君心之非而已明公不在朝廷則已一日立乎其位則天下之責四面而至與其顛沛於末流而未知所濟孰若汲汲焉以勉於大人之事而成已成物之功一舉而兩得之也熹杜門求志不敢復論天下之事久矣於閣下之言竊有感焉不能自己而復發其狂言如此不審高明以為何如也尚書汪公計就職已久方群邪競逐正論消亡之際而二公在朝天下望之屹然若中流之砥柱有所恃而不恐雖然時難得而易失事易毀而難成更願合謀同力早悟上心以圖天下之事此非獨熹之願實海內生靈之願也

○與劉子澄

三十五

近者溫公論東漢名節處覺得有未盡處但知黨錮諸賢趨死不避為光武明章之列而不知建安以後中州士大夫只知有曹氏不知有漢室却是黨錮殺戮之禍有以歐之也且以荀氏一門論之荀淑正言於梁氏用事之日而其子爽已濡跡於董卓專命之朝及其孫或則遂為唐衡之壻曹操之臣而不知以為非矣蓋剛大正直之氣折於凶虐之餘而漸圖所以全身就事之計故不覺其淪胥而至此耳想其當時父兄師友之間亦自有一種議論文飾蓋覆使驟而聽之者不覺其為非而真以為是必有深謀奇計可以活國救民於萬分有一之中也邪說橫流所以

甚於洪水猛獸之害。孟子豈欺予哉。年來讀書，只覺得此意思分明。參前倚衡，自不能舍。雖知以是為人所惡，而終窮以死，其心誠甘樂之，不自以為悔也。來喻之云：真知我者，尚何言哉。然亦願澄子深察此意，有以自振於頽波之中也。欽夫得書云：嘗得澄子書於所謂云云者，亦頗有所疑也。

論韓文公與孟簡尚書

今按此書稱許太顛之語，多為後人妄意隱避，刪節大過。故多脫落，失其正意。如上兩條，猶無大利害。若此語中刪去五字，則要自以為難得一句，不復成文理矣。蓋韓公之學見於原道者，雖有以識夫大用之流行，而於本然之全體則疑其有所未覩。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諛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朝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甦空其滯碍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

體則疑其有所未覩。且於日用之間，亦未見其有以存養省察而體之於身也。是以雖其所自任者不為不重，而其平生用力深處，終不離乎文字言語之工。至其好樂之私，則又未能卓然有以自拔於流俗所與遊者，不過一時之文士。其於僧道則亦僅得毛干暢觀靈惠之流耳。是其身心內外所立所資，不越乎此。亦何所據以為息邪距諛之本，而充其所以自任之心乎。是以一朝放逐，憔悴無聊之中，無復平日飲博過從之樂。方且鬱鬱不能自遣，而卒然見夫瘴海之濱，異端之學，乃有能以義理自勝，不為事物侵亂之人，與之語，雖不盡解，亦豈不足以蕩滌情累，而甦空其滯碍之懷乎。然則凡此稱譽之言，自不必諱，而於公

所謂不求其福不畏其禍不學其道者初亦不相妨也。雖然使公於此能因被稊稷之有秋而悟我黍稷之未熟一旦翻然反求諸身以盡聖賢之蘊則所謂以理自勝不為外物侵亂者將無復羨於彼而吾之所以自任者益恢乎其有餘地矣豈不偉哉。

上黃端明

八月十一日具位熹敢齋沐裁書請納再拜之禮于致政尚書端明文丈台座。熹聞之孟子有言天下有達尊三爵一齒一德。此言二者之尊達于天下人所當敬而不可以慢焉者也。雖然爵也齒也蓋有偶然而得之者是以其尊施于朝廷者則不及於鄉黨施于鄉黨者則不及於朝

廷而入之敬之也亦或以貌而不以心惟德也者得於心充於身刑於家而推於鄉黨而達於朝廷者也。有是而兼夫二者之尊焉則通行天下人莫不貴雖歛然退避不以自居而人之所以心悅而誠服者蓋不可解矣。恭惟明公以兩朝侍從元老上還印綬而退處于家自天子不敢煩以政賜之几杖而乞言焉其位與年固非偶然而得之者矣。而明公則未嘗以是而自異於人其所以默而成之不言而信者則日新又新而未嘗有止也。此天下知德之士所以莫不竊慕下風之義俱有執鞭之願而熹之愚則有甚者。蓋其平生生氣稟偏駁治己則不能謹於細微立志則不能恃於常久以至待人接物之際溫厚和平之氣不能勝

其粗厲猛起之心。是以常自悼。以為安得朝夕望見明公之盛德容貌。而師法其萬一。庶幾可以飭身補過於將來。而不遂其為小人之歸也。今日之來。蓋將頌者再拜于堂下。以償其夙昔之願。伏惟明公坐而受之。使其自進於門。入弟子之列。而不孤其所以來之意。則熹之幸也。鄉往之深。不自知其僭越。敢以書先于將命者。而立于廡下。以聽可否之命。熹不勝惶恐之至。

與留丞相書

熹自少鄙拙。凡事不能及人。獨聞古人為己之學。而心竊好之。又以為是乃人之所當為。而力所可勉。遂委已從事焉。庶幾粗以塞其受中以生之責。初不敢為異以求名也。

既而閭里後生有問者。因以所聞告之。而流傳之誤。乃有自遠至者。其才之高下。質之厚薄。雖為不同。然皆以是心至。熹不得拒也。不謂熹之無狀。偶自獲罪於世。而誑誤連滌。上累斯道。下及眾賢。例得詭偽之名。詆以不道之法。至有初不相識。而橫罹其禍者。杜門循習。私竊負愧。雖欲悔之。而厥路無繇矣。顧其繼而來者。又未忍卻。然每對之。未嘗不自笑其愚。而又憐彼之愚甚於熹也。今幸旬月以來。各以事歸。計亦聞知外間風色。自不敢復來矣。垂問之及。深感鈞慈。風諭保全之意。故敢詳布委折。昨日李袁州過此。能言近事。又知僥冒獲附下風之義。尤竊自慶幸也。

不自棄文

夫天下之物皆物也。而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為世之所棄，可謂人而不如物乎？蓋賤如石，而有攻玉之用；毒如蝮，而有和藥之需；糞其穢矣，而施之菽田，則五穀賴之以秀；實灰既冷矣，而俾之洗滌，則衣裳賴之以精潔；食龜之肉，甲可遺也；南人用之，以占年；食鵝之肉，毛可棄也。峒氓縫之以禦臘，推而舉之，類而推之，則天下無棄物矣。今人而見棄焉，特其自棄耳。五行以性其性，五事以刑其刑，五典以教其教，五經以學其學，有格致體物以律其文章，有課式程式以梯其富貴，達則以是道為卿，為相，窮則以是道為師，為友。今人見棄而怨天尤人，豈理也哉？故怨天者不勤，尤人者無志，反求諸己，而自尤自罪，自怨自悔，卓然立

其志，銳然榮其功，視天下之物，有一節之可取，且不為世之所棄，豈以人而不如物乎？今名卿士大夫之子孫，華其身，甘其食，諛其言，傲其氣，遨遊燕樂，不知身之輝潤者，皆乃祖乃父勤勞刻苦也。飲芳泉而不知其源，飯香黍而不知其田，一朝時異事殊，失其故態，士焉而學之不及，農焉而勞之不堪，工焉而考之不素，商焉而貨之不給，當是時也，窘之以寒暑，艱之以衣食，妻垢其面，子累其形，雖殘杯冷炙，乞之而不慚，穿衣破履，服之而無耻，黯然而莫振者，皆昔日之所為，有以致之而然也。吾見房杜平生勤苦，僅能立門戶，遭不肖子，身窮湯覆，殆盡，斯可鑑矣。又見河南馬氏，倚其富貴，驕奢淫泆，子孫為之燕樂而已。人間事業，百

不一識當時號為酒囊飯袋及世變運衰餓死於溝壑不可計數此又其大戒也為人孫者當思祖德之勤勞為人子者當念父功之刻苦孜孜汲汲以承其事兢兢業業以立其志人皆趨彼我獨守此人皆遷之我獨不移士其業者必至於登名農其業者必至於積粟工其業者必至於作巧商其業者必至於盈貲若是則於身不棄為人無媿祖父不失其貽謀子孫不淪於困辱永保其身不亦宜乎

補試榜諭

蓋聞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為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其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兄

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為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為愧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今勸諭縣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其為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為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已之羞哉今茲試榜補縣學子弟負翦熹典頌故茲勸諭各宜知悉

○答趙致道

五十九

周子曰誠無為幾善惡此明人心未發之體而指其已

發之端。蓋欲學者致察於萌動之微。知所決擇而去取之。以不失乎本然之體而已。或疑之以謂有類於胡子同體而異用之云者。遂妄以意揣量為圖。如右。

此明

惡幾

此證

惡幾

周子

誠幾

善幾

胡氏

誠

幾

之意

之說

善幾

善惡雖相對。當分賓主。天理人欲雖分派。必省宗孽。自誠之動而之善。則如木之自本而幹。自幹而末。上下相達者。則道心之發見。天理之流行。此心之本主。而誠之正宗也。其或旁榮側秀。若寄生所贅者。此雖亦誠之動。則人心之發見。而私欲之流行。所謂惡也。非心之固有。

四幾字一
本無近是

蓋客寓也。非誠之正宗。蓋庶孽也。苟辨之不早。擇之不精。則客或乘主。孽或代宗矣。學者能於萌動幾微之間。而察其所發之向背。凡其直出者為天理。旁出者為人欲。直出者為善。旁出者為惡。直出者固有。旁出者橫生。直出者有本。旁出者無源。直出者順。旁出者逆。直出者正。旁出者邪。而吾於直出者利導之。旁出者遏絕之功。力既至。則此心之發自然出於一途。而保有天命矣。於此可以見未發之前有善無惡。而程子所謂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又曰。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蓋謂此也。若以善惡為東西相對彼此角立。則是天理入欲同出一源。未發之前已具此兩端。所謂天命之謂

性亦甚汙雜矣。此胡氏同體異用之意也。

伊川先生年譜

九十九

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先生弟也。幼有高識。非禮不動。年十四。五。與明道同受學於舂陵周茂叔先生。皇祐二年。年十八。上書闕下。勸仁宗以王道為心。生靈為念。乞召對陳所學。間遊太學。胡翼之主教導。嘗以顏子所好何學論試諸生。得先生所試。大驚。處以學職。呂希哲原明師焉。舉進士。嘉祐四年。廷試。報罷。遂不復試。治平熙寧間。近臣屢薦。自以為學不足。不願仕也。元豐八年。哲宗嗣位。司馬公呂公著韓絳上其行義于朝。授汝州團練推官。西京國子監教授。先生再辭。尋召詣闕。元祐元年三月。至京師。除宣德

郎秘書省校書郎。先生辭曰。祖宗時。布衣被召。自有故事。今臣未得入見。未敢祇命。於是召對。將以為崇政殿說書。先生辭不獲。始受西監之命。且上奏論經筵三事。其一。以上富春秋。輔養為急。宜選賢德備講官。使陪侍宿直。陳說道義。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其二。請內侍宮人俱選老成。厚重之人。不使侈靡之物。淺俗之言。接於耳目。其三。請令講官坐講。以養人主尊儒重道之心。既而命下。以通直郎充崇政殿說書。五月。差同看詳國子監條制。先生所定。大槩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更不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如是者十數條。又上疏言輔養上德。

要使跬步不離正人乃可以成就聖德講曰宰臣史官皆
入使上不得舒泰請自今一月再講於崇政殿然後宰臣
史官入侍餘日講於延和殿八月差兼判登聞鼓院先生
言入談道德出領訴訟非用人之禮再辭不受先生在經
筵每當進講必宿齋豫戒冀以感動上意一日當講顏子
不改樂章門人或疑此章非有人君事也何以爲說及講
畢復言曰陋巷之士仁義在躬忘其貧賤人主崇高奉養
備極苟不知學安能不爲富貴所移且顏子王佐之才也
而藁食瓢飲季氏魯國之蠹也而富於周公魯君用捨如
此非後世之監乎聞者嘆服哲宗亦首肯之嘗聞上在宮
中漱水必避螻蟻先生曰願陛下推此心以及四海一日

字

講罷上忽起戲折柳枝先生進曰方春發生不可無故摧
折上不悅所講書有谷子中人以黃覆之曰上藩邸嫌名
也講罷進言曰人主之勢不患不尊患臣下尊之過甚而
驕心生尔時神宗之喪未除而百官以冬至表賀先生言
節序變遷時思方切請改賀爲慰及除喪有司又將以關
樂置宴先生請罷曰除喪而用吉禮則因事用樂可矣今
特設宴是喜之也五年丁太中公憂去官七年服除除直
秘閣判西京國子監五月改授管勾崇福宮元祐九年哲
宗初視政申秘閣西監之命紹聖間以黨論放歸田里四
年送涪州編管謝良佐曰是行也乃邢恕等爲之耳元符
二年正月易傳成三年徽宗即位移峽州四月復宣德郎

任便居住還洛十月復通直郎權判西京國子監建中靖
 國二年五月追所復官依舊致仕崇寧二年言者論其姦
 黨先生於是遷居龍門之南止四方學者曰尊所聞行所
 知可矣不必及吾門也五年復宣義郎致仕時易傳成書
 已為學者莫得傳授或以為請先生曰自量精力未衰尚
 覲有少進耳其後寢疾始以授尹焞張繹大觀元年九月
 庚午卒於家年七十五疾革門人進曰先生平日所學正
 今日要用先生微視曰道著用便不是其人未出門而沒
 初明道先生嘗謂先生曰異日能使人尊嚴師道者吾弟
 也若接引後學隨人材而成就之則予不得讓焉先生既
 沒昔之門人高弟多已先亡無有能形容其德美者然先

生嘗謂張繹曰我昔狀明道先生之行狀伊川嘗述明道行

諱顯字伯淳父珣見任太中大夫致仕母壽安縣君侯氏

河南人先生生而神氣秀爽未能言叔祖母任氏抱之行

不覺數墜後數日先生以手指示果得叔祖母任氏抱之行

公思永妻以女諭冠中進士第調京兆府鄠縣主簿南山

僧舍有石佛放光男女聚觀先生與僧曰侯復現當取其

首觀之自是不復有光茅山有龍池祥符中以為神物先

生捕而脯之移澤州晉陽令教民以孝悌忠信暇時召父

老而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秩滿吏夜叩門稱

有殺人者先生曰吾邑安有此誠有之必某村某人也問

之果然神宗素知先生名比二三見遂期以大用前後進

說大要以正心窒欲求賢育材為先王安石曰益信用先

行之以怒見善若出諸已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行有常先生為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慨然有求道之志泛濫諸家出入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為已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感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為無不周備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不可以入堯舜之道邪詭恠異之說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卑汚雖高才明知膠於見聞醉生愛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蕪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洒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教人而入易從怒人而不忍聞風者誠服觀德者心醉雖小人亦趨向之異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道之以從動之而和示我之道蓋求物而物應不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與明道同異時欲知我者求之於此文可也

朱子文錄卷後

朱子文錄卷後

四十一

紫陽全集動百餘卷後之學者非徒病其繁汗而湖
嶺之外得是書者為最罕是以昔數先生研究累
載頗欲刊行而卒未就緒今者竒上舍大升又得編
摩彙為三篇總若干言其間且有見漏於錄中者故
仍附于卷後思與鄉間之同志者共焉如其葢揮羽
翼以俟後之君子云爾噫方邊備孔殷決意印而者余

一斯文

後學 宋庭萱謹識

同書

同書

文政壬午

